郎顗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

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子緒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易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稱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

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

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无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

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
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
本立道生風行
草從澄其源若流清溷其本若濁天地
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
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伏見往
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
災
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
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
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
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
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
庚遷殷土奢節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也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
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一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䘏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此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劉歆曰注云陰得陽案得比音庇當作覆又陽字下合有也字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

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

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冠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巖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

高虛納累鍾之奉志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爲一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劉攽曰注四斗爲一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棲遲偃仰寢疾自逸發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其所謂大綱疎小綱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

也

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記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

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朞從今日至明日旦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

眚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顚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眚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盜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盜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

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戊亥之間爲天門也○劉攽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

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

郎顗

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王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

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星氣多矣

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

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

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

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

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

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

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

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爲大辰罰又爲

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爲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

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旟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旟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効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

郎顗

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陵崩絕川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爲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輿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比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

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
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
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詩汜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
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者
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
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
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
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
子乎易困卦之辭也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
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兌爲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
陛下
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齊陰王
即位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

恐祆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
戍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
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指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
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
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
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貪恣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詣顗曰對
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
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
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
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
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
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
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

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爲北辰氣成於二以五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

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百

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
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
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
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
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
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

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
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
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
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
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
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
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
罰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

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國無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又累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賞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字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

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
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
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
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
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
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
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齊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
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
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
否共歎願況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
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

郎顗

掠之聲天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謨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

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
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
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
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
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靁當發聲發聲
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靁乃發聲靁
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靁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靁靁在地上
故曰靁奮動也豫喜也地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靁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靁者所以開發萌
牙辟陰除害万物須靁而解資雨而潤易解
卦曰天地解而靁雨作靁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靁以動之雨
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靁應節
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靁
不靁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
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

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斑璣動作與天相應靈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靈反作其時無歲靈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靈聲乃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

方其國主宋卯爲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劉攽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豭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隕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

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
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
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
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絶）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
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菓麥若一
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

郎顗

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
年之蓄若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
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
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
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
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
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
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大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

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
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
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於占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
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竊謂迫近也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
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
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

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
害禽鑿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
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
云有火光人聲正諠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驚譟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
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
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

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爲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啓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而陛下受閹豎之讒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大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

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爾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延熹七年也袁崧書曰長可百餘人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天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

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滈池君子之咸陽過滈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居人誅之因燔其石○劉攽曰注取石旁舍誅之案史記作石旁居人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以爲河者諸

矣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祅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攽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寫言蟲微物不失信也維音汝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比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

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尺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闕比年日蝕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蝕九年三月辛卯朔日蝕）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

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户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眞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此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絶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

天地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昏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芒眶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爲妻常與沉酒于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也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事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頤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王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血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詣

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年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占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閹人也絳侯周勃誅

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揩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蓺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干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揩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揩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曰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道有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廼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上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干

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袍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狂鬼録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

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

雜語 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

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

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序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演車屢尋頻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突戒寔由政淫

郎顗襄楷列傳第二十下